

書名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撰者 明 吳訥 輯  
卷 卷三十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詩文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編號 D7914800

# 卷三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14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4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文章辨體五十卷 天順八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章辨體卷之一

古歌謠辭

康衢謠

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列子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億  
兆戴已歟不願戴已歟乃微服遊康衢聞兒童謠云

擊壤歌

逸士傳堯時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壤以木為  
之長三四寸先側一壤于地遙以手中壤擊中者  
為上

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  
南風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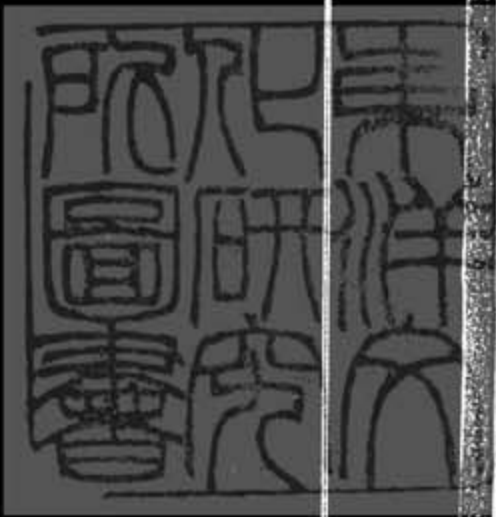
海虞後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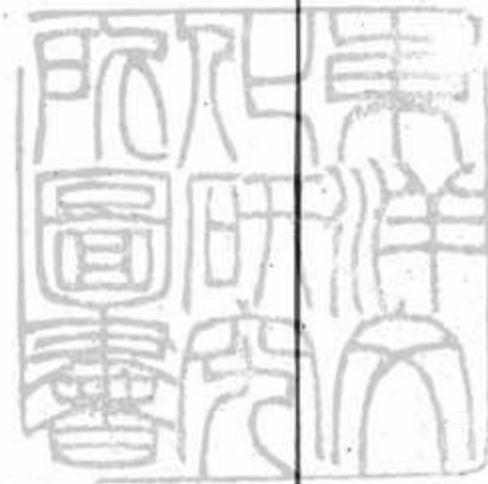
吳訥

編集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2043  
No.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

海虞後學 吳訥 編集

記

待漏院記

宋王元之

迂齋云句句見待漏意是時五代氣習未除未免稍俳然詞嚴氣正亦自得體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各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儉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此關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鑿鑿金門未闢王



漏猶滴撒蓋下車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  
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  
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  
氣不和灾眚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  
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  
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爽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萬  
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  
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  
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群吏  
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怏怏假寐而坐九門既開  
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  
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

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誌  
誌院壁用規于執政者

### 竹樓記

東萊云嘗聞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  
或以爲不然蓋荆公論文先體制而後工拙以此  
觀之則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  
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  
皆悉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秦莽荒穢因  
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窅不  
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韻  
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  
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

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弊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歲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爲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任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辛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庭莎記

晏同叔

介清思堂中讌亭之間隙地其從七八步其橫南八步北十步以人跡之罕踐有莎生焉守護之卒皆疲癯者芟薙之役勞於夏畦蓋是草耐水旱樂延蔓雖板心墮葉非之絕也予旣悅草之蕃廡而又憫卒之勤瘁思唐人賦詠間多有種莎之說且茲

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戶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邪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桐廬郡嚴先生祠堂記

豐山云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作也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屯壘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

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其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宀其上以爲明其虛室之䟽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齒翠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材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陷蹈難必曰以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徃徃叫號神明以

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爲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甚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畧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歛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名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所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告又因以置于壁

豐樂亭記

脩旣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

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  
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踈泉鑿石闢地以爲亭  
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  
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滁東門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  
以望清之關欲求揮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  
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  
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  
削消磨百年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  
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  
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  
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

醉翁亭記

撥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水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  
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  
風俗之美而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事也遂以名其亭焉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  
山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  
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  
僧曰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  
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  
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  
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  
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



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  
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僮僕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  
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醴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簌雜然而  
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  
錯起坐而誼誨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頽然乎其間者太守醉  
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  
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獸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  
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  
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歌陽脩也

相州畫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  
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  
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旄導前而騎卒

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  
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  
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衛國  
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  
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  
而富貴皆公所素有宜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時出於庸  
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  
榮桓圭衮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  
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  
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  
於相乃作畫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  
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  
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

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爨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 真州東園記

真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爲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能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爲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爲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也吾俯以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爲清讌之堂

闢其後以爲賓射之圃芙蓉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也高甍巨棟水光日影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坦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弦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鼉鼉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畧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盡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匹夫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着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

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先秦古器記

劉原父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父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廼爲能盡之

諫院題名記

司馬君實

迂齋云首尾二百來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職守筆力高簡可以想見其人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貴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至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

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為二  
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為沼中央有  
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  
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  
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為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  
沼東治地為百有二十畦雜時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  
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為屋植竹於其前夾道  
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為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  
南為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  
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為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  
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輟轅  
至於大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群賢  
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  
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  
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  
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  
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代此也因而命之曰獨樂

信州興造記

王介甫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強恬柔隱訕發舒既政  
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  
其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  
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  
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出錢  
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前此公所  
命出粟以調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調可以已願輸  
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

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之所以屬賓也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乃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瞽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出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宜庶乎無憾乎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斲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體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

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為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不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優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脩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組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鏤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激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彊之以為山然後可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之所見而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恐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蘖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之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愛之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

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執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呼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氏族譜亭記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品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聚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懽忻愛洽稍遠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旣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責也歲正月相與拜奠于墓下旣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

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又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賣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一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官府其矯詐脩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也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老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

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為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章之庶，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緝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庶澤地汗晦，日滋散股。觀者惻然，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構層屋，起夏六月乙酉，止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架雷八，椽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祭稅，圩墁，陶甃，稱是析於父，故爽而不庠，酌於道，故文而不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

不可得而亂矣。古者聖人之設教也，本庠序之風，師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至於室，莫不有學，故其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或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代法者，無他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化，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大和，不可召康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舉。凡百君子，繇斯道活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此而安適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忽。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僭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弦誦聲，倡



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  
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才放失儒效闕踈亡以稱上意旨通判  
穎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爲  
廼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木質黧聖冊  
漆舉以法故殿堂堂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衆曰  
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  
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徒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  
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  
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  
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  
譁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辜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

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  
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尚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  
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  
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  
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  
高下壯大闕廓怪竒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  
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蕪菲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君  
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其橫檻  
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  
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  
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

秀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  
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  
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  
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  
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心之於  
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蓄  
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蠱蠹之蓄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  
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宴  
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  
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  
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  
之某月某日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  
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  
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  
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綠縵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鈎出於  
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  
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爲高瀉  
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  
行其隙間或衡縮縲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  
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  
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  
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陞多阻豈虛也哉  
福州治候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  
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

旁有溝溝通朝夕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寵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欽峯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簾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壙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與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龍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步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羆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闕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違禍而憂艱也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蜀人外親之間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

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猶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穴衣糲飯芑覓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能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丹者所得爲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以爲學舍記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沒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而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

可不喜且幸歟而輩也又得以文詞詔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踈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口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娶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娶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沒後世子孫脩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克祿厚而貧終

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惟以施賢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嘗宴平仲弊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觀文正公之義其與乎此肩柴然崇仁止生前而文正公之義盡於身後其規摹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况於他人乎

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畧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子瞻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

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讀誦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噍其膏味以爲已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

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蔚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茨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入

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超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徂於利而忘返於是其有遠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上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鷄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蓋公堂記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歿者問諸醫醫以爲盡不治且殺人取其  
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  
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執惡寒而歿不已累然真蠱者也又  
求於醫醫以爲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暮夜下之於是始不  
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漂疽癰疥眩瞶之狀  
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父老教曰是醫之臯藥之過子  
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爲主食爲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  
味亂於外而百毒戰於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  
之謝醫却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  
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爲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  
公以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鑄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  
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  
無聊而不可與有爲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

爲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  
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  
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以是避正  
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  
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爲膠西守知公之爲邦人也求其墳墓子  
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爲人庶幾復見如公者  
治新寢於黃堂之比易其弊陋達其雍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  
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  
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爲漢宗臣而蓋公爲之師可謂盛  
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  
並海南放于九僊比屬之牢山其中多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  
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喜雨亭記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旣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雨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飢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旣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以爲粟

遺老齋記

蘇子由

庚辰之冬余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栢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牕曲檻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余曰予穎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箴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

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非  
皆古之人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  
誰號爲得志而實不得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  
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  
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  
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  
老齋可也

文章辨體卷之三十





東洋研究會  
圖書室